

序

治騷者向稱七十二家評才力

於蘄詒之傳訛隨聲而和而好奇之

士又往往憑臆穿鑿削趾適屨甚至

有胸中感憤借題抒興造出棘句鉤

章武斷貴弄博名不知本題之層折

行文之步驟

兩家無首無

尾無端無緒將千古奇忠所爲日月
爭光奇文謬加千層霧障幻成迷陣
其所由來久矣余謂屈子之文嘗自
言世莫知及賦懷沙則云願志之有
像明哲君子吾將以爲類是欲以當

身之不見知庶幾傳之後世或有同
類而其知之也迄今二千年來凡知
屈子之文者又不過如此悠悠終古
汨羅中尙復何望哉夫屈子之文屈
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如許由皇

之也上於帝王
世則老於水伯夷

帝之佐也生於

世則餓於山古

之人嘗有言之矣屈子以王者之佐
生於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
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
於文以自見太史公旣云推此志又
云悲其志可謂善讀屈子之文者若

知世風遞降而樹立存乎其人去流
俗之見以意逆志則各篇中層折步
驟恍覺有天然位置不啻爲後人寫
意中事是以尚友古人貴論其世也
余少癡妄不達時宜竊謂用世可以
得行其志及筮仕後所見所聞皆非

素習以故動罹譴呵每當讀騷輒廢
書痛哭失聲什地因取蒙莊齊得喪
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憤二書各有評
釋而蒙莊以先竣災梨騷則或作或
輟其稿悉沒於閨變烽火中自徙寓
武林以來凡四方書賈鮮不以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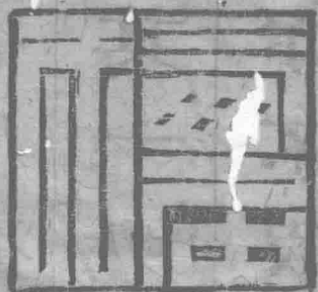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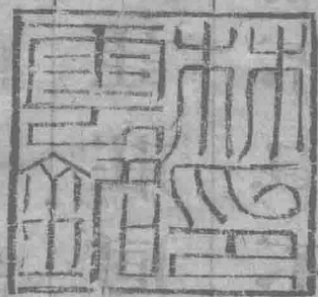
請再註未就又燬於回祿余思註屈
之難尤甚於註莊二千年中讀騷者
悉困於舊詁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
無所覩闕極而洩乃天之道余雖乏
騷才然老億異域貧窶不能自存且
以四海之大無一人能知余之爲人

者而畢生不踰畦畝之志九死不悔
在屈子未必不引以為類前此未就
稿本重懼意外灰劫安知非陰有督
迫使余爲全騷計耶因於丙子夏月
杜門追記併補未註諸篇萬駁千翻
止求其大旨脗合脉絡分明使讀者

洞如觀火還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
有緒之文與註莊同一法其一切評
語恐致繁蕪不但不敢存亦不暇存

耳亟命余子沅錄分四卷顏之曰燈
庶屈子之文可以燭然無遺卽其志
亦可以昭垂勿替而萬世之綱常有

賴矣是亦余之所以爲志也夫
康熙丁丑歲孟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之挹奎樓



凡例

一屈子本傳太史公正云作離騷後人添出經字且將九歌以下諸作皆添一傳字不知何意蓋傳所以釋經從無自作自釋之例而王逸章句以經字解作經字之義又與諸篇加傳之意不合矣徑小路也屈子豈曰徑之人耶若以典常二字爲訓在作者本當處變之時而其所行乃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事與典常二字無涉即謂離騷非作於一

時當懷王聽讒。以至遠遷。其事無不槩括於中。諸篇乃其散見錯出者。不無經傳之別。亦屬畫添總之絕世奇文。添一經字。未必增光。去一經字。豈遂減價。余惟以太史公之言為主。將經傳二字及晦庵每篇加離騷二字。一槩刪去。以還其初而已。楚辭次序。朱晦庵以爲定。自劉向若考其所作之先後。離騷一篇之外。惟惜誦思美人抽思三篇。詳其文義。係懷王時所作。餘悉作于項襄時。諸本紛

紛聚訟總無確徵。余於九章舊本顛倒不得不分別更定。此外悉依原本以傳世。既久恐滋葛藤。卽仍其舊可也。

一楚辭原本各篇題目皆列於本文之後。學者未曾竟讀全文。茫不知是何題目。不得不多一番檢閱。余悉改列在前。使人觸目卽見。惟取其便而已。非更張也。

楚辭原本皆有續離騷諸作綴附末卷。大約無屈

之志而襲其文。猶不衰而哭。不病而吟。詞雖工。非其質矣。甚至以莽大夫之友。離騷侈口狂詆。亦列於內。豈非辱極。余止知註屈。不知屈之外。尚有人能續。尚有人敢續者。况變風變雅。實起於創。卽有學步邯鄲。斷無後來居上。今一槩從刪。卽前此註莊痛斥擬莊諸篇之意也。

一楚辭自漢迄明。讀者各出意見。或稱揚。或指摘。總未嘗細心體認。本文脈絡。止沿習舊註。訛以傳訛。

本旨既失毋論指摘者非其病卽稱揚者非其美
皆屈子所不受也且添出許多雜論皆隔韓搔痒
之語自逞機鋒與作者本旨無涉卽賦比興註脚
人所其知亦屬繁雜可厭今一概不載庶學者之
眼目自此一清乎

一讀楚辭要先曉得屈子位置以宗國而爲世卿義
無可去緣被放之後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憂國
憂民故太史公將楚見滅于秦繫在本傳之末以

其身之死生關係於國之存亡也。後人動解作失位。怨懟去把一部忠君愛國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腸以致受露才揚已。怨刺其上之譏。千古蒙冤。願與海內巨眼者共洗之。

一讀楚辭之難。較之他文數倍。以其一篇之中三致意。所謂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上。紹風雅下開詞賦。其體當如是也。總要理會全局血脉。再尋出眼目來。任他如何搖曳。如何宕軼。出不得這個圈子。